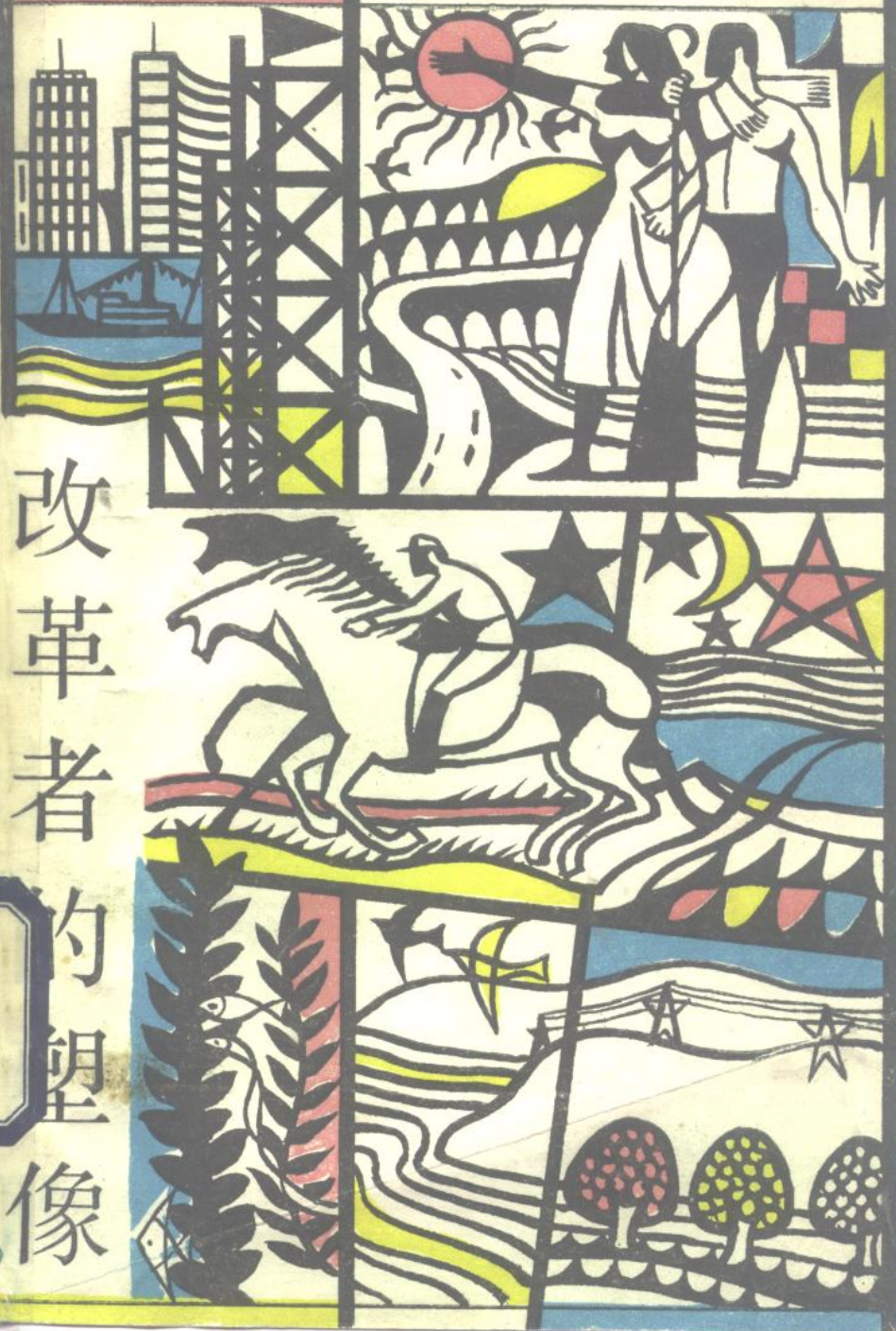


改革者的塑像



南
通
虎

周
嘉
俊

正当世界金融企业家们的目光刚刚落在上海的土地上，他们派出的干练而活跃的经理、董事们，进行着洽谈、摸底，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信息——一份由专差递送的烫金邀请书，骤然出现在他们写字间宽大的办公桌上——

本府将在八月廿四日假锦
江俱乐部举办本府经济投资情
况介绍会，敬请光临

这份以南通市府和市长张佑才名义发出的不寻常的请柬，几乎在同一时间，准确无误地呈现在驻沪近百位商团、银行金融家的眼前。显然有一层秘密而自豪的色彩，渲染了这份在他们看来还十分讲究的印刷品。香港新鸿基公司、明亚有限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美洲银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香港黄河公司的代表们仅仅在数月前从新华通讯社的消息中得知南通被宣布为开放城市，现在它竟意外迅速地摇动着羽翼动作起来了。助手们不等吩咐，机灵地取来地图、资料，及时递了过去。

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一片滨江临

海的江海平原，这位叫什么“张一佑一才”的市长，没听说过，太神秘了！在他们印象中，南通似有中国经济发展中“四只小老虎”的美称，可是这张佑才又是谁呢？一个长江岸畔的小市长，敢于跻身这个在世界经济界都不失为庞然大物的上海，借这块宝地，为他辖下的城市建设的繁荣打天下，不啻是一位谋略超群的领袖人物了。

接着，是在豪华的锦江俱乐部里举行生动活泼的介绍会，丰盛而欢快的冷餐会。

张佑才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中出现了，棕色的西装，斜纹真丝领带，不很显眼的小分头，有一个近似西方人的高鼻梁，但是，却有一双纯属东方人的黑眼睛，深沉、敏锐、严肃而可亲近，黝黑的脸膛，在说话间总浮现出江海平原上普通人的笑容。他的言辞明朗而简洁，毫无乏味的赘述，对商人和事业家极富诱惑力：

“……这次外事活动的宗旨是，介绍南通市的经济基础、投资环境、中外合作的途径和前景，客商在南通投资可以享受优惠和可靠的保障。通过介绍，使各国及港澳地区工商界、贸易界、金融界增进对南通经济情况的了解，商谈有关合作内容，促进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

人们正等待他继续介绍，这位暂时还不为人所了解的年轻市长，忽然谦逊地一笑，雍容大度地把话锋一转说：“为了节省时间，我们送给各位详细的书面材料，现在，请我的译员用英语代我向各位继续介绍。”

……

会场活跃了，流畅的英语，送去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市长亲自带了八十多个合资项目，领衔投入这场对南通虎生息攸关的谈判战，短短几个钟点，就草签了二十六个项目的意向书。晚上，他微笑着，甚至有点踌躇满志地应邀参加日本兴业银行驻沪首席代表菅野先生的盛宴。

这位在东京大学精读过三年马列主义的青年银行家，明显地被青年市长的韬略、魄力、干练折服了。他惊讶地发现，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里，一批懂行的管理人才，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冲向世界。

然而，会前连市长的同僚们也忧心忡忡，上海的经济界可谓是树大根深，此行若有闪失，岂不惹人贻笑。“嘿，不要怕，我们就算借它一块宝地，在关公面前舞舞大刀吧！”市长坦荡地宽慰，增强了同行者的信心。

哦，现在酒宴进行得多么融洽，多么热烈！

“哦，能和市长合作感到愉快。”菅野先生举着杯子，琼浆迭波，映着水晶灯光。

“希望合作能长久进行下去。”

“你们现在的改革肯定会使经济飞跃起来。”

“我们在三中全会伟大方针的指引下，四化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南通的经济发展很快，菅野先生如果有兴趣，请到南通去观光，我们竭诚欢迎。”张佑才诚恳而热情地说。

“谢谢，谢谢。”

宴会逐渐活跃起来。似乎想显示他是一位攻读了三马列主义的大学生，菅野先生的谈话总是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他说到了日中两国历史上不愉快的一段，他赞扬邓小平向前看的思想，也说到周总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高瞻远瞩的韬略。

张佑才侧过脸，微笑地注视着这位青年银行家的脸色：“我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尽快取得成果。”

于是，他们同时举起了杯子。

接踵而来的是雪片似的请柬。

“张市长，请柬。”深夜，记者出身的陆秘书长，情绪激动地拿来一叠印刷各异的来自驻沪各国商社金融办事处的请柬，“怎么办？”

他看了市长一眼，记起会前张佑才曾经作过的高瞻远瞩的估计：那些跻身上海的外国商社金融界人士，由于上海地价昂贵，竞争者日众，极有可能将投资的方向转向别处，南通正可在这里打进楔子……

反应神速的上海新闻界，争着将这一活动消息插上了版面，搬上了电视屏幕，香港文汇报更奉献了四大版篇幅，将这头南通虎推到世界面前。

“你们干得真有魄力，这种会也是挺有独创性的呢！”上海市委秘书长改变了平时不轻易夸人的习惯，在他家简朴的会客室里，不能自己地赞誉这位刚刚从谈判桌上下来的市长。

一位记者赶到市长下榻的宾馆，翻动着采访簿问：“你们的会议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嗨，不不，我们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南通，让南通了解世界，现在，还刚刚开始！”

“但是，张市长，我相信我们报纸的读者是迫切需要了解你的。”

张佑才幽默地亮出一张淡黄色轮船票：“可是人们在等着我。”

这位记者似乎铁了心，隔天就赶到了南通，沿着奔腾的长江、濠河，沿着辽阔的江海平原，去追踪这位市长的足迹，和他的历史——

骑上了虎背的市长

然而，坐在小车上向前奔驰的张佑才却在追踪时间，追踪一个即将在平原上消失的工厂，哦，还有人才！

芳草。春风。大道在延伸，尘埃在飞卷。但是车速似乎还是太慢。好在市长累了，似睡似醒，迷迷糊糊。

市长不习惯于回忆，“我要把每一瞬息的思维投向最有意义的事业。”然而，也怪，市长就职典礼的一切常常无可排遣地在他脑子里轮番地出现：

开会、投票、唱票、一阵掌声，把张佑才从座位的海洋中推出来。于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拿起誓辞，一步一步地走上那并不宽阔的台阶，一步一步地走近等待着他的麦克风。耳边的掌声霎时间变成了风声。啊，是的，他在小学里仿佛读到过，咱们城市所处的纬度，恰好是台风的通衢大道，现在吹的是什么风啊？接着，面对他的七百四十一万选民，他辽阔的八千平方公里土地，朗读大幅度的食粮增产数字，工业总产值喜人的增长

率，商业营业额，财政收入额，一切都冠有“可喜”“超历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字眼。随后是保证，是目标，是新班子的严肃的誓辞。市长的心境有点玄，颤巍巍的，他朦胧地感觉到他骑上了一头狂啸奔跑的猛虎之背。才四十二岁的市长并不恃物傲人，却也是个纵横驰骋、毫不让人的风云人物。在他不长的简历中，毫不含糊地写着：大学生、工人、技术员，厂长、局长、副市长。现在，他既然跨上了虎背，只有义无反顾地向前冲了。

七百四十一万人口的司令部——市府，静谧而古老，有花香，有鸟语，有舒畅的座椅，有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设备，然而，新市长觉得有点儿老机构不适应新形势的滋味。他把锐利的目光盯住了自己的周围，改革既然是必要的，市府就是首要一端，它涉及全面。你看，公文的传递，交办，审批，回复；秘书，秘书长，市长；数不清的科室，工业科、农业科、综合科、社会事业科、秘书科、财资科，六个科有四十个不大不小的干部，从收文到回复，经过数不清的关卡，公文旅游，浑浑噩噩，如何“入室而谋”，如何“处幄而议”，如何大展宏图，振翅高飞？他看准了，他铁了心了，他开始行使市长的权力了；

“改！”他下了决心。

“怎么个改法？各市、各省目前都是如此的呀！”静谧的庭院里起了波澜。

“取消各科，成立综合科，秘书科，每个市长配备一名工作秘书，来文不必绕道办公室再分送市长，直接由秘书长处理，这样可减少两个环节。”他显得从容而胸有成竹，接着，他背了一段市长“誓词”中的话：今后市政府及各部门对下级的请示

报告，必须及时答复，从收到报告之日起，在十五天内不答复的，下级单位可视为已经批准同意。

有人说：“怕不行吧？”

市长毫不退让：“不行再改！”

“好，这样干，我们南通有希望了！”有人欣喜。

“这是专权！”有人窃窃私议。

哈哈！市长笑了。

这一刀算是醢着胡椒面砍下去，有一点辣味，算震惊了这个联系着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息相关的首脑机关。然而，架势既然已经摆开，震惊人心的大爆炸就连续不断地在这个静谧而古老的深院里发生了。这里就说市长提议对一位科长进行提拔重用之事吧。

哦，如果说市府机构的改革是烧开的一锅水，那么，这个意想不到的擢拔无疑是在热油锅里泼下了一瓢冷水。

“市长啊，你要干什么呀！”

“市长啊，你可知道这位科长是何许人也？”

“何许人也——”市长的幽默劲儿又上来了，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对着一位好心人说，“三种人？”他故意把“也”字拉得老长，使这位好心人都忍不住“扑嗤”笑出来。

“唉唉，也难说，文革中是中学大联合头头，你就不怕冒险？！”

张佑才摇摇头。他知道，这位科长虽然做过大联合头头，却没有干过坏事，而在教学工作上颇有成就，曾被评为模范教师，优秀团员。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段时间地被借到南京，

在一位副省长身边任工作秘书，成了副省长的一只手。有一件事使张佑才很激动，并下决心调他回来重用。那是副省长带着夫人外出，在宾馆结账付款时，服务台工作人员将夫人的帐结在副省长的名下。这位科长礼貌地阻止这种通常认为无关宏旨的做法，服务员一愣：“我没见过象你这么不会做人的。”他正色说：“做人就该这么做呀！”所以这位科长被调回家乡时，副省长竟挥泪相送。

旧意识的网罗往往会形成斩切不断的羁绊，把事情搞乱，使你寸步难行。就在他将被任命的时刻，贴邮票的和不贴邮票的“人民来信”，一封一封推到市长跟前。一位老领导也来劝说：“有争论就不要用吧！”

“不行！”张市长变得愤怒了，“共产党如果不重视人才就一事无成，这事，我顶了！”

市长的愤怒很快就平息了，市长重视人才的名声却在南通这片广阔的江海平原上传扬开了。

一天，南通医学院院长告诉他，有一位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的卫生副研究员有意来南通工作。院长为之欣喜若狂，因为这在南通是稀有人才。

“我们想调他来。”院长试探着说。

“调！”

“他妻子在农村。”

“一起来！”

一起来！这是市长心灵深处对人才、对蓬勃的建设事业强烈的渴求和呼唤。半年前，当第一阵春风吹拂江海平原，他

曾对他的老同窗——现在的化工局长老黄这样呼吁过：一起来！

善于谋略的市长深谙化工专业，心中早就运筹着一个发展本市化工工业的战略。去年春天，他终于大胆倡议，和全国著名的沈阳化工学院联合搞一个南沈公司，将南通二十三家与化工有关的企业全部拉进去。他大展其谋，宣称：“我建议将教育、科研、生产、经营汇于一体。”

“行吗？”局长被这崭新的事物震慑住了。

“你忘了，沈化院是我国最早的化工学院，有人材哪！有一个美籍华裔王大栋，还有一位英国的生物工程专家，他们都愿意来支援，还有几十个技术人员也愿意来安家落户。你想想，这种综合性公司搞成，我们全市的化工工业不来个飞跃？经济，人才都会象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起来！”

但是当局长告诉他，现在有些人对过多地迁进户口有所议论时，市长爽朗地笑了：“过多人才？笑话！不会过多的，老实告诉你，我还希望沈化院的专家一起来哩！”

经过不辞辛劳的奔波，化工部长同意了，省长们同意了，沈化院同意了，专家，外国的，中国的，都来了，连英国老牌壳贝公司也被吸引过来了；多功能的新农药生产出来了，填补了我国空白；新一代的技术工人、专家培养出来了。

“你看，记者先生，潜在的生产力就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嘿，人才，我是不会嫌多的。”他笑了，深邃的眼睛中，闪耀着鼓舞人的目光。他凝视远方，仿佛听到了来自各地向他要求加入这新生的南沈公司的呼声。他渴求着事业、人才！

生活真是一个无奇不有的万花筒，智慧驰骋于一切领域之中。几个月前，工商管理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说他要开一个样品公司。样品公司？怪，现在搞开放，什么公司都有，唯独没听说过这个“样品公司”。唉，样品公司就是在全国工厂企业中搜集各种产品，或资料，或实物，陈列一室，供采购人员挑选，然后通知厂矿生产，其实也是当今信息社会的产物。“哦哦，是这么一回事。”管理局的干部倒也动心了，“请你到厂里开一个证明。”“厂里不开，说只要你们同意登记就行。”

于是，一个富于幻想和创造的中年人在街头踽踽独行，寻找支持，寻求归宿。他看到了电话，走上前去：

“市政府，我找张佑才市长。”

“你是谁？”

“我”，他的声音犹豫而颤抖，“我，是市民。”

唉唉，这是多么奇怪的电话，但是电话终于接到了市长办公室。张佑才拿起了电话，他听到了一个充满智慧和进取精神的心灵在呼唤。

“好，我明白了，你去找局长吧，祝你成功！”

市长很兴奋地用电话找到了工商局长，在作了一番商议和关照后，不无感叹地说：“不要忘记啊，每一个人才都是城市起飞和开放的羽毛，嗯，是吗？大鹏才能起飞！”

.....

现在，小车在启东县一家工厂门口停下了。

这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群众纷纷给领导来信，希望上级抓紧时间把这一家工厂挽救过来。这家工厂管理紊乱，生

产方向不定，十九寸电视机质量不过关；改产，收录机又造不出，零件堆成了山，工人闲着没事，工程师改行剥豆瓣，余兰花豆。厂部心血来潮，召集干部考试，多数干部无心工作，随便写了几条，交卷完事，唯有生产科长老王认真，迟两天交卷，竟被厂长撤了职。一个好端端的厂，乱作一团，商业局已经开始量地皮，工人越发心神不宁。

张市长请来被撤职的生产科长：“你在考卷里写了些什么？”

“第一，厂里管理紊乱，第二，领导不得力，第三，对知识分子不重视，第四，不注意新产品开发。”

张佑才眼前闪过一道光：这不是一位超群出众的管理人才？！找出症结，治病不就方便了吗？南通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呀！

开全厂大会！进行民意测验！

结果：厂长30票，书记50票，生产科长120多票！

人才！被撤职的生产科长立即被擢拔到副厂长的位置上来了。心灵的火种熊熊燃烧起来，能量转换物质，不久，新产品的生产线已经出现了，产品几乎被上海客户抢购一空。张市长的心欢悦地跳着，就象那春风吹动下的碧清的濠河，漾起了千万朵浪花。

“记者先生，这才是人才。我，算什么？他们还想调我回去哩！”市长想起不久前他的母校——南化院还派人来设法调这位当年南化院学生领袖返校主政呢！

记者把历史的门扣响

记者的问题，常常是直率而幼稚的。

“市长，你作为一个市长，自我感觉如何？”

“良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以为我是尽职地在干。”

“这么说你是胜任的？”

啊，记者先生，这该怎么说呢？

四十二岁的张佑才在人生道路上出现过多少辉煌的篇章，有过几次值得你大笔去描绘的忠于职守的功勋伟业，他答不出来。

他刚刚从令人怀念的南京化工学院毕业，那阵坑害一切革命之风就把他吹到南通——他家乡的土地上来了。

农民、工人、技术员、厂长、地区工业局长，他从没有把职位视作为自己荣辱的依据，却象一棵壮硕的树苗，生根在沃土千里的家乡的土地上了。炭化塔、传送带、洁白如雪的化肥，成了他生活天地中不可缺少的色彩。身为技术员，他和工人在一起，身为厂长时，他依然和工人住在一间只放得下两张小床的、潮湿、阴暗的小屋里，在昏暗的灯下，研读着无机化肥的化学公式。工人们喜爱这位不象厂长的厂长，融洽而和谐，而那时，他的多病的妻却远在古老而陈旧的白沙镇上，辛勤地抚养着孩子。

夜班工人看到他宿舍的灯光亮着，心就安了，胆就大了，操作就顺当了。

一天深夜，宁静的化肥车间突然人声嘈杂，气氛紧张，炭化塔的氨水象决了堤的河水往外冲。

“找厂长去！”一个青年工人说。

“他才睡下，前一个小时还在这里转。”一个中年工人马上阻止。

但是，氨水已经把地面盖没，刺鼻的氨水气几乎随时会把人熏倒。

“快去，厂长说过，有急事就找他，损失化肥就是损失粮食，去！”

厂长来了，他精确地在第十七组水箱中找出毛病，“你们是在修水箱时把它轧瘪的。”他又指出工人们今后操作的注意事项。

“真神！”

为了增产化肥，炭化塔要保养擦灰，“我下去擦！”

酷暑烈日下，戴着大口罩，命令人家用粗绳吊着他塞进和身体一般粗细的铁塔内。被吊出来的时候，汗水和烟灰把他抹了个通身黑，气息微弱。

记者先生，怎么样，问一问作为厂长时张佑才的自我感觉和忠于职守的事吧！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发了一个九号文件，抓企业整顿，市里悄悄地传达了，可是谁执行了？那时工厂沉寂，那时田野荒芜，那时商店门可罗雀，那时一切都颠倒。当人们把从区上带来的文件束之高阁，坐等那形势

能幸运地出现转机时候，他和支书悄悄地决定了：“传达了就贯彻，这是我们的职责！”

“哎呀呀，你胆大包天哪！”

“哎呀呀，你忘记了南化院的造反派是怎么把你开出来的啦？”

荣辱不在乎，地位不在乎，一颗普通党员的心灵在闪光了，张佑才笑语以对：“哈哈，你总不能把我踢出地球吧！”

工人振奋起来，机器转动起来了，田野也向他们鼓掌了。原来一年生产不了三千吨合成氨的工厂，月产量起飞到五百万吨！这位在南化院气魄宏伟的体育场上堪称骁勇的赛跑冠军的厂长，使他的厂也成了化肥行业的冠军了。胜利必须犒赏，他从市里运来一大桶香醇米酒，对职工们举觞相贺！

“九号文件是大毒草，张佑才该批！”

“别理他们，你在我们厂里，我们保护你，别去上面开会！”工人们说。

但是，历史有一个怪癖，它喜欢嘲弄那些竭力要驾驭它的人。狂人被掀下了历史舞台，颠倒的年代，弹指间灰飞烟灭，幸哉！

当张佑才有时间站在化肥厂的大楼上尽情地呼吸辽阔的江海平原上清新空气，心中运筹着如何使化肥翻番的时刻，命运却把他推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地球的胸膛里来了——他匍匐爬行在采煤的巷道里了。

巷道是如此的简陋和狭窄，几乎稍不留心，走几步就会把头上的瓦斯灯、鼻梁上的眼镜给撞下来。在江海平原上生活惯

了的张佑才忽然间来到这地球的深处，无异于被突然地投进了窒息状态中生活了，但是他还是爬着，爬着。四百米以上就是淮海大战的战场，古往今来无数次马嘶枪鸣的征战，都曾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历史的篇章。“吊古战场”是不是就是描写的这个地方？

张佑才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肺部被挤压得紧紧的。

“张市长，上去吧！”同来的老顾轻轻地扯着他从化肥厂就穿在身上的再生布工装。

哦——

历史和命运携着这位江海平原上经历了江水、海涛、狂风、白雪抚育大的土苗苗，迈着艰难而坚定的步伐，从农民、大学生、工人、技术员、厂长、地委工业局副局长，一直踏上南通市副市长的岗位。

他，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一桩大光门楣的喜事，他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告诉他的亲爱的市长夫人。好在他什么也没有变，照旧那套化肥厂的工作服，只是更少回家了。“忙！”这是她对自己丈夫唯一的印象。在偶然一次同事来家的谈话中，露出了“张市长”的称呼，夫人才知道这个喜讯——但是，共产党内正统的说法，这又叫做“压担子”。

乖乖，新位子，新担子。

市计委、经委、建委第一个告诉他的事是缺煤，在黑色金子供应源上有一张大大的缺口：全市需用230万吨煤，国家给55万吨！小化肥是煤老虎，张佑才过去在煤的问题上也是一个

过硬的伸手派。

张佑才还未来得及思忖一下压在新担子上的新担子，就一头扎进了这黑金的海洋，在这波涛中搏浪奋进了。他从一些有关的业务部门里知道了一些情况，省里早几年就拨给市里三个小煤矿，可是因为从田里出来的采掘工的口粮差价——仅仅是一斤几毛钱的事，粮食局不愿补足差价，却拖了几年。由于某种制度，工人多掘煤却不能多拿奖金，原因是他们没有经挖巷道时间计算奖金，等等，等等。

一搁数年，工人们纷纷解甲归田了，三个小煤矿在徐淮平原的冷风中显出它凋零而难堪的形象。

一阵“晃当晃当”的铁轱辘的轰响之后，煤井吊笼徐徐地升到了地面，张佑才拖着湿漉漉的双脚，和矿长胡国富同志走出了还散发着原煤腥味的吊笼，开始在矿区附近的山道上漫步。这是秋天，明丽的骄阳将透明的光洒在无垠的土地上，矿舍、绿树、自建公路、矗立的煤井——多好的地方啊！张佑才第一次向这一切投去深情的目光。

“你看怎么办？”矿长老胡又一次催促这位年轻的副市长，他认为首长经过这么多天的调查，该拿大主意了。

“我主张多采多挖就多发奖金，多挖一吨给3—5元，行吧？一吨煤用在建设上可以产生400元效益；

“现在全市因为用高价煤，一年要多支出近三千万元，如果这里每年多产40万吨煤，国家所付奖金也不过十多万元，何乐而不为？

“至于采煤工人的粮食差价问题，我们可以从本市6亿斤